

揭秘 与 猜谜



公孙冶 / 编

刘心武

『秦学』

透视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，……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

——鲁迅

揭秘 与 猜谜



公孙冶 / 编

刘心武
『秦学』
透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揭秘与猜谜——刘心武“秦学”透视/公孙冶. -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6.1
ISBN 7-5039-2933-2/I·1343

I. 揭… II. 公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-文集
IV. I207.41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6016 号

揭秘与猜谜

——刘心武“秦学”透视

编 者 公孙冶
责任编辑 李世跃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
邮 编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21.125 插页 24
字 数 360 千字
书 号 ISBN 7-5039-2933-2/I·1343
定 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录

上 编

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 3

——读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》/纪健生

何须漫相弄 几许费精神 39

——评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》/沈治钧

无秘可揭 无谜可猜 72

——从红学热卖品“秦学”看索隐回头路走不通/蔡义江
以“索隐”手法弹奏的“自传说”老调 82

——评刘心武先生的《红楼梦》“揭秘”/孙玉明

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》刍议/张书才 99

元春“打平安醮”逗漏了什么? 113

——兼与刘心武先生商榷/彭利芝

《红楼梦》是什么? 123

——从刘心武的电视讲座说起/孙伟科

探佚、新索隐、原型研究及其他 133

——刘心武“秦学”的文献缺乏和理论困境/赵建忠

从刘心武“秦学”引发的争议看学术批评/黄安年 144

红学历来多是非 149

——刘心武“揭秘”《红楼梦》风波纪实/潘台陶



下 编

索隐派红学的种种变相 / 秦 钟 209

历史是不能随意涂写修正的 238

——《红楼解梦》平议 / 张书才

沙滩上的大厦 272

——评《红楼解梦》 / 周思源

想入非非猜笨谜 287

——红学索隐派与《红楼解梦》 / 鲁 东

作茧自缚的“自叙传”说 / 孙玉明 325

上 编

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

——读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》

纪健生

刘心武先生实践王蒙关于“作家学者化”的倡导，以知名作家身份从事《红楼梦》研究，独创“秦学分支”，著述甚夥，声誉鹊起。尤其在亮相央视百家讲坛揭秘《红楼梦》，为广大听众以及《红楼梦》读者发蒙指迷之后，更于作家、学者之外，成举社会瞩目之红学闻人矣，洵为文苑、儒林、传媒三界之一大盛事。刘先生在其正式出版的讲稿结集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》一书的序言“说在前头”中，自豪地宣称：

对于我的秦学研究，我有基本自信，因为，一、另辟蹊径；二、自成体系；三、自圆其说。……我的这个系列讲座，引发了人们对《红楼梦》的更浓厚的兴趣，读《红楼梦》的更多了，参与讨论它的人更多了，红学在民间的空间，因此大大拓展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（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》第5页，以下引用本书直标页码）

前人有云，学者之得力处，即学其人之入门处。刘先生所说之第一点“另辟蹊径”，当指其“月喻太子”的重大发现；第二点“自成体系”，当指其对秦可卿的深刻解读与原型的挖掘；第三点“自圆其说”，当指其独特的思维逻辑与解说方法。至于第四点“最重要的”，可名之为“平民红学”。本人不揣浅陋，拜读刘先生大作之余，拟就以上四点，谈一些感想，与刘先生作一次“讨论”（刘先生讲座中惯用语之一）。需要说明的是：刘先生的四点自我评价，简言之即途径、体系、方法、效应，本文即针对这四个部分与刘先生展开讨论。第一，关于刘心武先生“月喻太子”的辨



正，讨论刘先生关于月亮可以比喻太子亦即胤初这一“秦学”基础命题，指出其由于所据资料不实导致的“秦学”之根基不牢。第二，关于刘心武先生“秦学”体系的解读，讨论“秦可卿原型”这一“秦学”核心与主体命题的可信性问题，指出其因没有实在证据而只能是一个想象的“空壳”。第三，关于刘心武先生论证方法的剖析，讨论刘先生“秦学”研究的思维和论证是否有效的问题，指出其在材料和逻辑方面的若干“硬伤”。第四，关于刘心武“平民红学”的平议，讨论刘先生建立“秦学”，高扬“平民红学”，号召探佚与原型研究以及抨击高鹗续作等问题的效应影响，指出其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。不当之处，请刘先生批评；冒犯之处，请刘先生海涵。

一、水中月非天上月

——刘心武先生的“月喻太子”辨正

刘心武先生高揭“秦学”旗号，大讲秦可卿“这位神秘人物是破译《红楼梦》秘密的总钥匙”（第30页），他是“把秦可卿这个人物，当作一个朝里眺望的窗口，一道最重要的门槛，一把最灵便的钥匙，去探究《红楼梦》这座巍峨宫殿里的奥秘”（第268页）。他声称，“我的探佚就是从这儿切进去的”（第29页）。但是，在刘先生《红楼望月》这本书里的《红楼望月——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而作》中，却又讲到“日喻皇帝，月喻太子”，“日月之争，笼罩全书”，“把‘月喻太子’作为解读的钥匙”，全书中涉及月的句子，“就都有了深层的意蕴”。于是，他宣布：“从此牢记：欲懂《红楼梦》，需细品月。”（《红楼望月》第2—5页，以下简称《望月》）在一封致周汝昌先生的信中，他十分清醒地承认，“‘月喻太子’，这是我们最新的研红感悟，应该以全新的角度来重读《红楼梦》……”（《望月》第21页）。《红楼望月》在前，是研红论著；《揭秘》在后，是演讲结集。二者基本内容与主要观点虽然一致，但揆之情理，验之实际，刘先生之“另辟蹊径”应是“月喻太子”的发现，并由此角度去读《红楼梦》；《红楼望月》之命名与解释，可为明证。至于说秦可卿是“总钥匙”、“窗口”、“门槛”、“切入”点云云，乃是高揭“秦学”旗号后策略性的专题说法。况且，秦学体系之成立，归根结蒂还要以“月喻太子”之

成立为前提。所以，我把“月喻太子”作为刘先生之“另辟蹊径”看待，而把刘先生对秦可卿的解读与原型挖掘看成“自成体系”，是有根据的。“蹊径”云者，入手之途径也；“体系”云者，着力之本体也。刘先生有《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》一文（《望月》），讲的正是“秦学”之“体系”。所以，我的看法也是更符合刘先生本意的。故而在不搅乱刘先生的前提下，也不想被刘先生搅乱，首先与刘先生讨论“月”能否比喻太子的问题。

月亮的意象，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，或者说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隐喻。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·比喻有两柄亦有多边》中，谓比喻之“二柄”，指词气有褒贬、喜恶、扬抑之别；“多边”则指事物非一性一能和一功一效，用为比喻则指同而旨异。以月为例，则可取其明或兼圆以喻镜；亦可取其圆以喻茶团、香饼；可喻目之洞瞩明察；又可以喻女君，取太空当阴之意，如陈子昂《感遇》诗之“微月生西海，幽阳始代升”，可隐拟武则天。（《管锥编》第一册第36—40页）可见文化符号的隐喻性是有一定根据的，不是哪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。解读隐喻，亦应作如是观。

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月的意象之喻意。

首先，月和日一样，是比喻帝王之德的。如：

如日如月，唯君之节。（《管子》）

圣王之德，融乎若日之始出，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；明乎若月之光，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。（《吕氏春秋》）

在诗文中歌颂帝王，均日月并用。如南朝齐王融《上齐武帝疏》中云：“伏惟陛下，穷神尽圣，总极居中；偶化两仪，均明二耀。”（《南齐书·王融传》）“二耀”指日与月。就连刘先生作为“月喻太子”最有力旁证的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，日月也都是指的帝王。这句诗出自唐代李白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》之十：“剑阁重关蜀北门，上皇归马若云屯。少帝长安开紫极，双悬日月照乾坤。”王琦注云：“天宝十五载（756年）六月，安禄山兵破潼关，帝（玄宗）出幸蜀。七月庚辰，幸次蜀郡。八月癸巳，皇太子（李亨）即皇帝位于灵武，尊帝曰‘上皇天帝’。至德二载（757年）十月丁巳，皇帝（肃宗）复京师。……十二月丙午，上皇天帝（玄宗）至自成都。”（《李太白集》卷8）这里说得异常清楚：玄宗，先称

“帝”，皇太子李亨即位后称“上皇天帝”；李亨，先称“皇太子”，即位后称“帝”，这时的唐玄宗和唐肃宗，一个“上皇天帝”，一个皇帝，父子并称“二圣”。玄宗自己也说：“朕称太上皇，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，后奏朕知。”（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下》）这就是李白诗“双悬日月”所反映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一个“皇上”与一个“太子”——“日”——“月”并称的问题。

其次，月喻皇后。如：

日为太阳之精，主生养德，人君之象也；月为太阴之精，以之配日，女主之象也。（《晋书·天文志中》）

天子与后，犹日之与月，阳之与阴，相须而成者也。（《礼记·冠义》）

后族专政，则日月并照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4引《春秋考异邮》）

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后族专政，才呈现“日月并照”即“双悬日月”的局面。

月喻皇后，诗文中成语甚多，如“月精见表”、“月辉溯日”、“应祥月德”等。月亮能否比喻太子呢？刘先生没有从比喻的社会约定性和文化规定性方面找根据，我倒是在《晋书·天文志》、《隋书·天文志》和《宋史·天文志》中发现了一条有关说法：

紫微垣中，众星拱北辰，第一星主月，太子也。

但令人失望的是，《宋史·天文志》上一条史官的注释引了汉代著名天文学家洛下閼的说法，对此作了有力地否定：

閼云：北极五星，初一日帝，次二曰后，次三曰妃，次四曰太子，次五曰庶子。太子者，最赤明者也。

可见月亮是从不比喻太子的。在诗文中写到太子，往往用的是储君、储后、元储、储贰、储副、储极、副德、副贰、副君、副主等词语和明两、重离、继明、重光等典故。

《易·离卦》象曰：“明两作离。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。”程颐的解释是：若云两明，则是二明，不见继明之义，故云明两。明而重两，谓相继也。（《二程集·程氏易传》）二明，即上举“二耀”，均指帝王。太子有继明之义，所以称明两，或重离。

晋代崔豹《古今注》中卷：

《日重光》、《月重轮》，群臣为汉明帝作也。明帝为太子，乐人作歌四章以赞太子之德，一曰《日重光》，二曰《月重轮》，三曰《星重

辉》，四曰《海重润》。汉末丧乱，后二章亡。

这似乎可以说是有点儿“月喻太子”的味道了。但是别忙，崔豹接下来引旧说云：

天子之德，光明如日，规轮如月，众辉如星，重润如海。太子皆比德，故云重也。

这里的“重光”、“重轮”、“重辉”、“重润”等与上举“重离”、“明两”、“继明”同义。

从中国文化语境来说，月亮比喻太子已经很难成立了。那么，是否具体到康熙太子胤礽，有某种具体的原因，使“月喻太子”成为可能呢？或从典故意义来说，胤礽之其人其事就是“月喻太子”的典源呢？刘心武先生的“贡献”，就是发现了这么一种“可能”：

现在我告诉你，这个胤礽做太子的时候，他有一幅对联是备受他的皇父康熙表扬，而且他到处把它写出来送人。史书上只是没有具体记载他也写了送给曹寅而已。他在江宁南巡的时候把它送给别的官员，都被记录在案。他没事就写自己这个名对，这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对出的一个好对子。这个对子是什么呢？叫做“楼中饮兴因明月，江上诗情为晚霞”。……胤礽这副对联的事儿，最早记载在康熙朝一个大官王士禛所写的一本书《居易录》里面，我看到起码有两本清史专家的著作里，都引用了王士禛《居易录》里的记载，说明这记载是可信的。（第110页）

刘先生对于没有太子书写对联送给曹寅的记载，深表遗憾，却又以肯定的态度去叙述。在《红楼望月》中，他说过：“很可能，当年随行的皇太子，为曹家书写过他的这一得意之对。”（《望月》第14页）又在致周汝昌先生的信中说：“与胤礽过从甚密的曹寅、曹颀很可能引来激励子侄们向这位‘千岁’学习。在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里……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些个胤礽少年联句的影子呢？很可能，曹雪芹对胤礽这个牵动着他家至少三代人命运的神秘‘千岁’，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……把胤礽这位‘坏了事’的‘千岁’的事情弄清楚，都是准确把握《红楼梦》文本真情实意的大前提啊！”（《望月》第62—63页）这样就把太子对联与曹寅、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的写作连在一块了，那就不仅是“月”可以喻太子，而且曹雪芹以之为背景写作的根据也找到了。



但是，刘先生的根据只是《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》和《清朝皇位继承制度》两书的转引，并未亲见“康熙刻本”的《居易录》。他在致周汝昌先生的信中，大致描述了两书的引用情况：两书中皆引了那副对联，都标明出自《居易录》卷31。但前书语焉不详，“太子在十几岁时写过两行难得的对联，足以证明他无愧于父亲的称赞”，疑为刘先生自己的话。后书则把皇太子说成了“允禧”。（《望月》第66页）周先生得此信息，立即作出判断，认为此联为《红楼梦》第三回黛玉初进贾府时所见一副乌木鑲银联牌上的对联“座上珠玑昭日月，堂前黼黻焕烟霞”所本，“大匾（指御书“荣禧堂”金匾）为金，联牌为银，正是一为‘日’赐，一为‘月’书”。并进而指出，“大约太子胤初以‘日’比其父皇，而以‘月’自居。他的咏月诗明示此义。”（《望月》第1页、18页）于是，“月喻太子”的格局便正式奠基了。甚至当刘先生得知所谓“太子名对”乃唐代诗人刘禹锡《送蕲州李郎中赴任》中的一联时，他竟还不忍割爱，很认真地向听众解释道：

经查，这确实是刘禹锡老早写下的诗句，那么，王士禛所谓“太子名对”的记载，该怎么看待呢？王士禛行文比较简约，我想，他所说的情况，可能是当年太子还小，他的老师说了刘禹锡诗里的前半句，作为上联，让他对个下联，他当时并没有读过刘禹锡的这首诗，却敏捷地对出了下联，与刘禹锡的诗句不谋而合。（第111页）

好一个不谋而合！太子书写了别人的两句诗，就成了他自己的“名对”，这太子实乃欺人太甚，清代的太子竟横到唐朝去了。我听说过，有个什么人夜里梦到一句“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便认为是自己的创作，岂不知正与宋代黄庭坚的“名对”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撞个满怀，据说也是以“从未读过黄诗”和“不谋而合”来解释的。这种与古人争著作权的做法，实在不高明。

刘先生为什么紧紧抓住这两句诗不放，甚至在有力的反证面前也仍要咬牙坚持呢？盖因为这两句诗是关系到“月喻太子”能否成立的根本也是惟一的证据。而“月喻太子”的成立又是“双悬日月”，曹家参与康、雍、乾皇室斗争并属于“太子党”的重要依据，更是关系到“秦学”成败的关键：秦可卿的原型就是被宁府藏匿的胤初之女的推论能否有着落。

王士禛的《居易录》里究竟怎样记录关于太子的“名对”的呢？经查



康熙原刻足本《王渔洋著述四十四种》中的《居易录》卷31第1页，见到如下记载：

五月十七日，圣驾还京，九卿诸臣迎于通州。以前左都御史王鸿绪为工部尚书。赐致仕工部尚书熊一潇御书“怡情泉石”；致仕内阁学士徐嘉炎御书曰“直西清”，又一联云“树影不随明月去，溪声长送落花来”，又唐人张旭“隐隐飞桥隔野烟”绝句一首。皇太子赐嘉炎睿书“博雅堂”大字；又一联云“楼中饮兴因明月，江上诗情为晚霞”。又赐睿制诗一首云：“玉台词藻重徐陵，经笥由来博雅称。每见趋隔鸂鶒侧，神仙风度在觚棱。”

从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出有什么“太子名对”，“睿书”是太子的书法，“睿制诗”才是太子的创作。太子不是在江宁南巡时写给别的官员，而是在北京附近的通州。前已说明，太子写的是刘禹锡的诗，不能说是“他很小的时候对出来的一个好对子”。从《居易录》全书来看，也找不到“备受他的皇父康熙表扬”，“他没事就写自己的这个名对”，“到处把它写出来送人”的记载。胤初的创作只是那首“睿制诗”。

综上所述，“月喻太子”无论从文化语境，还是从胤初之本事来说，都已不能成立，刘心武先生的这个发现或者说发明，恐怕是要落空了。水中之月，终非天上之月，这对于其秦学体系的影响，将是致命的。这使我不由地想起这样一段话：

人们对显而易见的意义往往持一种怀疑与轻蔑的态度。显而易见的意义是如此唾手可得，与普通常识简直没有什么区别，神秘论的追随者们认为，这对他们的地位与智力都是一种致命的浪费与损伤。（艾柯等《诠释与过度诠释》第11页）

殊不知，“显而易见的意义”和“普通常识”，是最最蔑视不得的。

二、义何重兮情可轻

——刘心武先生的秦学体系解读

在解决了“月喻太子”的问题之后，就可以从刘先生“另辟”的“蹊径”来解读他的秦学体系了。他说过这么一段话：“‘秦可卿’谐‘情可轻’，意思就是这种感情本来是应该轻视的，不必那么看重的，……贾家

和‘义’字派的感情，和‘双悬日月’的那个‘月’的感情，太过深厚了，结果就做出了藏匿秦可卿的事情，如此看重政治结盟的感情，也是不可取的。”（第188页）依刘先生之法，“义忠老亲王”也可谐音“义重”，“情”和“义”，恰是刘先生探寻秦可卿原型的两个关键词，通过秦可卿与“月”太子的血统关系，他把一个情色人物解释为一个政治人物，并进而抽换了《红楼梦》的基本内容构成。所以，这里也从“情”、“义”二字下手，解读刘先生的“秦学”体系。

刘先生在《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》一文中讲述了他的“秦学”体系：

在我看来，这个“秦学”的探佚空间，它有四个层次。

第一个层次，是《红楼梦》的文本。……便是探究“在原来的文本里，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？”我的结论是否定的。……

第二个层次，是曹雪芹的构思。……起码显示出曹雪芹的艺术构思里，一度有过的关于秦可卿真实出身的安排。……是有让秦可卿与贾元春作为祸福的两翼，扯动着贾府盛衰荣枯，这样来安排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。……

第三个层次，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，这样构思。……探究当年贾家在康、雍、乾三朝中，为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……比如说，我认为，曹雪芹最初写成的文本里，是把秦可卿定位于被贾府所藏匿的类似“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”的后裔。……

第四个层次，是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的人文环境。……探究康、雍、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，是弄通《红楼梦》中关于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关键之一。（《望月》第54—57页）

刘先生抱怨有人把他的四个层次的探索混为一谈，使他感到“缠夹不清、一言难辩”，为“方便地”与刘先生“讨论”，所以先把这四个层次摆了出来，看刘先生在《揭秘》中是如何展开这四个层次的。

在《揭秘》的十八讲文字中，第一、二讲是导论。第三讲《贾府婚配之谜》和第五讲《秦可卿生存之谜》，讲贾府婚配条件与秦氏在宁府的待遇地位，怀疑秦氏出身不仅不寒微，而且高于贾府。属于“秦学”第一层次的研究。第四讲《秦可卿抱养之谜》，讲《红楼梦》第八回末关于秦氏来历出身的一节补叙，是曹雪芹删去秦氏“真相”后的“补丁”。属于“秦学”第二层次的研究。第六讲《秦可卿出身之谜》，对《红楼梦》有关

文本作了独特的解读，点明了秦氏是废太子之女，属于“秦学”第三层次的研究。第七讲至第十一讲，讲作为“秦氏原型”背景的其他人物“原型”，第十二讲、第十三讲《秦可卿原型大揭秘》，第十四讲、第十五讲《秦可卿被告发之谜》以及以下三讲对贾元春“原型”的揭秘，均属于“秦学”第三层、第四层次主要是第四层次的研究。这样就可以看出，作为刘先生“秦学”核心和主体部分的“秦可卿原型”研究，是贯穿于四个层次之中的。所以，只要抓住与秦氏直接有关的几讲文字加以解读，就不难发现刘先生“秦学”体系的奥妙了。必须说明的是：由于刘先生的演讲纵横捭阖，海阔天空，在解读之先，先要掌握刘先生的基本思路，即秦氏原型与“月”所象征的太子的关系，“月亮走，我也走”，不然就会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准刘先生的真意所在。另外，为了层次清楚，就采用了“对话”的方式。

第三讲《贾府婚配之谜》。刘先生在这一讲中大讲宁府三代单传，血脉延续已成危机，贾府婚配皆重门当户对，作为贾蓉之妻的秦可卿居然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弃婴。曹雪芹写作总是“过分地忠实生活原型，太写实了”，所以秦可卿也应有原型，不会是这个样子的。

按：刘先生第一层是解读《红楼梦》的文本，但一开讲就用了偏锋，直逼原型，暗逗出秦可卿出身必非一般。按阅读小说的常规说，对一个人物的分析，首先得承认作家文本中描叙的合理性，而不是勇于纠驳文本。他把两个本该先讲的道理，却推到了下一讲。其一是讲贾蓉的婚配标准的，“贾蓉的妻子千万不能乱娶，宁国府的血脉已到了三世单传的危机时刻了，娶媳妇一定要娶一个门当户对的，门不当户不对的话，也得比贾府的门和户还要高。而且要保证能给贾蓉生儿子，也就是给宁国公这一支延续后代”（第50页）。门当户对与三世单传无必然联系。“门不当户不对的话，也得比贾府的门和户还要高”，虽不成逻辑，或有笔误，但却暴露了刘先生急于证成秦氏出身高于贾府的心境。至于“要保证能给贾蓉生儿子”，则又由要求政治资格回到生育能力。其二，是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九回贾母对张道士说到宝玉婚配的一段话：“你如今可打听，不管他根基富贵，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。来告诉我，便是那家子穷，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。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。”刘先生既未全引，却又对此作了否定的解释，但并未从贾母的话本身批驳，而是另找话题，说“贾母绝对不是

那样的意思”。其实，贾母以贵族可以将贫寒之家点铁成金的优越感，谈模样性格之于子孙婚姻的重要性，也是她对家族婚配观念的一种表达。刘先生不利于自己的证据，否定过于轻率。

第四讲《秦可卿抱养之谜》。这里的关键是《红楼梦》第八回末的一节补叙：

他父亲秦业现任营缮郎，年近七十，夫人早亡。因当年无儿无女，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。谁知儿子又死了，只剩女儿，小名唤可儿，长大时，生的形容袅娜，性格风流。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，故结了亲，许与贾蓉为妻，那秦业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钟。

刘先生从这样几点来说明这一节是曹雪芹有意的改动与安排：

1. 刘先生认为秦业抱养孩子很古怪。可卿 20 岁左右，秦业抱时年五十左右，没必要抱养孩子，可以纳妾或过房；而偏要抱养，而且抱了一男一女，“看来这个女儿是非抱不可的”。死的不是女儿是儿子，他却只养这个女儿，不再抱儿子了。

按：抱养子女，本出无奈，原因甚多；未生育与有生育能力不是必然关系。抱女儿，有“招弟”的说法。儿子死了，并非抱来就死掉的。不再抱，也许因为已怀了秦钟。这是抱养子女的常识。刘先生强调这个女孩“非抱不可”，是有目的地暗示。况且，营缮郎亦非太小的官，又与贾府有联系，攀亲并非绝不可能。

2. 刘先生引脂砚斋的话：“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，所谓寓褒贬别善恶是也。……秉刀斧之笔，具菩萨之心，亦甚难矣。”接着解释说：“怎么会是‘秉刀斧之笔’呢？刀斧是用来砍削东西的，这就是说，她指出，作者写这个人物，是用大刀大斧砍去很多真相……菩萨之心，就是不忍之心，慈悲之心，那么，显然是不忍心写出真相来。”（第 49 页）

按，所谓“寓褒贬别善恶”，即春秋笔法，亦即所谓“史笔”。“秉刀斧之笔”，承上言，所谓“一言之褒，荣于华袞；一字之贬，严于斧钺”，不是“砍削”。“具菩萨之心”，是删去“淫丧天香楼”一节，对秦氏不予过分抨击。刘先生说“真相”云云，认为曹雪芹有关于秦可卿真实身份的叙述，且与“月”有关。显属猜测。

3. 刘先生认为，砍去关于秦氏真实出身和死因的“真相”之后，《红楼梦》第八回末的补叙是打了一个补丁。曹雪芹是出于非艺术的考虑，